

#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328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## 让我抱抱你

南京王霞

那年冬天,我参加黑龙江省文联的笔会,从鸡西乘车返宁,他一直相伴左右。我们并不同路,他是绕道相送。十天的笔会,我们相识。同是写诗,风格也相近,颇有惺惺相惜之意。

我本不同意他陪送,面对他热烈的追求,也明确地拒绝了。可是上了车,才发现他也在。一路上,他细心照顾不待言述,可是两地遥遥,少年失怙的我还有年迈的母亲需要奉养。面对爱情,我理智得冷酷。

到达南京站,转坐通勤车,将要分别时,他把我的行李送上车厢,定睛看着我,那目光中掠过一道痛楚的波纹。

“可以抱抱你吗?”他问。

我无言,不知如何回答。

他俯下高大的身躯,轻轻将我拥在怀中,我的头只抵到他的胸前,那心跳隔着薄呢风衣清晰可辨。一路不安的我,突然心定,脑海一片澄澈。仰起头,看到那面庞似乎也是释然的平静。虽然还未萌芽的爱情就这样无疾而终,然而这个温暖的拥抱却让我坚信了爱情的纯洁美好。

好友莉的丈夫患癌去世时,他们的儿子才5岁。殡仪馆追悼会上,他还什么都不懂,着一身黑衣,高高举着爸爸的遗像,奔来跑去。

哭干眼泪的莉,站在冰冷的遗体旁,接受亲朋好友的问候与安慰,我看到她的眼神其实是空洞的。当我走到她的面前时,什么安慰的话也说不出来了,张开双臂抱住她瘦弱的肩,轻轻拍着她的后背。我感觉到她的身体慢慢从僵硬中松弛下来,我的肩头感受到她泪水的汹涌。我就是这样拥着她和孩子,把孩子的小手塞进她的手中。

以后,这将是支撑她走过艰难最主要的勇气。

后来,她走出伤痛,曾在一次相聚时对我说,在整个丧事过程中,葬礼上我的怀抱是她唯一感受到放松的时刻。正是那短短的几分钟拥抱,使她免于崩溃。

2006年夏天,87岁的母亲猝然离世。我的心中一片空白,在邻家大姐的指挥下,机械地做着当道之事。唯有一件,我坚持自己为母亲净身更衣。我把母亲抱在怀里,母亲的身体冰凉而柔软,我屏住满眶的泪水,回忆起童年那个温暖的怀抱,那是我最明媚的天堂。在我的印象中,母亲很少说训斥和指责的话。无论日子多么艰难,我做了什么,遇到了什么,所有的疼痛、不安或者惊惧,都消失在夜晚。母亲把我揽在怀中,不是讲着那些古老的故事,就是轻声哼唱着戏曲。我在温暖和宁静中进入一个又一个美妙的梦境,这让我能用明亮的眼睛和面庞开启新一天的生活。可是什么时候,我离开了母亲的怀抱?我又什么时候,认认真真、实实在在地给过她同样的拥抱?母亲这不肯僵硬的身体,是不是还在用最后的气力满足女儿最后的心愿:让我还你一个拥抱,此生无憾?

那之后,我常常在儿子出门的那一刻,突然从后面抱住他,把脸庞贴在那宽厚的肩背上。偶尔他会调皮地躬起身,把我背起来,惹得我大声惊叫,才把我放下来。然后,我看着他高大的身影走出门去,心中是无比的笃定。

是的,我喜欢上了拥抱。上天让我们拥有双手,绝不只是为了劳作或者鞭打。它更应该是爱的传递工具,将我们和亲人朋友紧紧地融为一体。

颜色还是手感都不能令我满意。然而,一丝丝酸甜的香气往我鼻子里钻,我甚至不确定它是否来自眼前这丑丑的话梅糖。我迫不及待拆开它,想验证它的味道,看看是不是我的鼻子在骗我。

一般的糖果会硬硬的,只能慢慢含着,急性子的小孩会很快地嚼烂糖果咽下去。但是话梅糖没有那么坚硬,它和牙齿碰撞时不会发出清脆的响声。糖果的外面还有层糯米纸,好像糖葫芦一样,它包裹着惊喜吗?我没耐心等糯米纸化掉,直接开始嚼,它有些沙沙的口感,咬下去不是碎裂的声音,而像是不会回弹的泡泡糖,至此,我的口腔里满满都是话梅的酸甜味。我贪婪地享受着新发现的美味。

吃完一颗,我忍不住想要延续这一份酸甜的惊喜。再次观察话梅糖,我发现它的包装纸不只是简单的黑红,而是像熟透的李子晒在太阳下的颜色。拆开以后,那颗小小的话梅糖透着一种肉乎乎的粉色,像是话梅的果核一样。

从那天起,大白兔奶糖不再是我对婚宴糖碟和过年买糖的唯一期待。看起来不起眼的话梅糖以它层次丰富的酸甜取代了奶糖的地位。

很可惜的是,很多年过去,话梅糖改成了塑料包装袋,糖果也闻不出什么香气,就连糖果的颜色都变了。我尝过很多品牌的话梅糖,却再也找不到记忆中的味道了。

偶尔我会想,会有人跟我一样被不起眼的话梅糖俘获吗?会有人和我一样想念它吗?

唐代时,石淙河闻名中原。武则天在登嵩山、封中岳以后,带着皇亲国戚、文武大臣来石淙游览,还修建了一座三阳宫。今天,三阳宫早已不存,但还流传下来许多关于武则天游览的遗迹。

在山石丛中有一名叫“车箱潭”的大水潭。潭内,小岛似的一块巨石屹立水面,旧时称为“东台”。在历史上,每逢农历“九九”重阳节,常有文人墨客聚坐石上,吟酒赋诗。唐武周久视元年(公元700年)秋天,武则天曾在这里大宴群臣,称作“石淙会饮”。至今在附近山崖,留下了满壁诗词石刻,如《秋日宴石淙序》和纪胜诗等,都是描画石淙景致兼为武则天歌功颂德之作。其中一首纪胜诗写道:“山中别有神仙地,屈曲幽深碧洞垂;岩前暂驻黄金辇,席上还飞白玉卮。”如今,石淙河摩崖题记被列为河南省重点保护文物。

北崖上,有许多天然石洞。在一孔石洞内,放有一块长方形的平方石板,相传武则天游石淙时曾经卧宿,后人便称这洞为“娘娘洞”。北面还有“观鱼洞”,相传是武则天游宴时观赏游鱼的所在。

而今,在昔日武则天游宴的石淙河上,已建成了一座小排水站,把河水引上两岸的山岗,浇灌着千亩良田,造福人民。这也是为名胜增添一种新的意境吧。

## 我的传呼机时代

陕西汉中陈兴云

周末在家里收拾房间,无意间在书桌抽屉最里面看见了两部传呼机——摩托罗拉和NEC,它们已经在这里沉睡了二十多年,我不禁回想起那个传呼机时代。

记得是1996年,我调入县里一个部门工作的第二年,因工作需要,领导动员大家自费购买传呼机。那时传呼机刚流行不久,价格不菲。为了争取这笔大额家庭开支,一天晚上我向妻子作了新通信技术“普及”:传呼机是一种无线寻呼接收器,也叫BB机、汉显数字寻呼机,拥有它,千万里可以呼唤你。妻子听说买一部传呼机需要三五百元,瞬间瞪大透着惊异的眼睛。那时我和妻子的月工资才700来元,一部传呼机价值大半年工资,但最后还是咬咬牙,买来一部高端品牌的摩托罗拉传呼机。

从此,腰里别个传呼机,迈着豪迈的脚步,似乎代表了一种成功与荣耀。用赵丽蓉的一句台词,就是“要说这东西,确实好呀”,每时每刻,无论何地,只要有事,你呼别人,别人也呼你。呼来呼去,陌生的人认识了,有的还成了朋友。熟悉的人拉近了距离,加深了感情。那时人人腰里别个传呼机,滴滴声此起彼伏。大家见面打招呼,不说您好,也不说再见,多半要谈论起传呼机的品牌和性能,完了说有事呼我。在固定电话刚刚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的年代,传呼机作为新兴的通信技术,的确让人兴奋了好一阵,尤其让“行走的人”方便了许多。然而,时间一长,也有人不太满意了:首先是每条信息字数受限,还必须通过电信人工台呼转;其次是传呼机无法当电话用,收到回电信息时,得火急火燎四处找电话;再次是无论多忙,一条呼叫信息便可打乱你的工作与生活。

有人说,传呼机是拽住风筝的那条绳索,是无法回避自己的那根链条。不得不承认,这话多少有些道理。一年冬天,我请假去了六十多公里外的深山,参加舅舅古稀之年寿庆。当天上午快下班时,单位接到通知,下午三点考察组前来进行干部考察,因为涉及我的提拔,本人必须参加。于是,单位三番五次呼机,终究未见我的回复。其时我身处海拔两千多米的大山里,压根没有信号。因为醉酒,加之当天下午突降暴风雪,我不得不住下来。等到次日一大早,我脚踏半尺厚的皑皑积雪,步行十多公里到了镇子里,一下子跳出二十多条“速回单位”的信息。下午当我匆匆赶回单位,才得知因为我的缺席,干部考察由头天下午改到第二天上午。但还是因为我的“失信”,考察组再次取消了干部考察。幸亏单位一把手人好,之后多次找到考察组解释,总算消除了“有呼机不回”的误解。

2002年的一天,因为我的摩托罗拉传呼机意外落水,捞起来已无法再用,不得已我又买了一部NEC传呼机。可没过多久,逐渐兴起的手机开始取代传呼机。2003年年底,我买了小灵通手机,传呼机就下课了。

现在的“00后”“10后”,大概不知传呼机为何物。但我的传呼机时代,是我充满诗意的青春岁月,是当时的通信技术带给我们的便捷和美好,值得一生珍视与回味。

## 耐心等柿红

安徽铜陵何愿斌

老宅屋角曾有一棵柿子树,绿果满枝。霜降时节,柿子起黄,柿叶飘落,母亲选那些稍红一点的摘下来。清贫的年代等不到柿子熟透,再不摘就会不见了。

捂柿子是一道必经工序。母亲将一个个圆溜溜的柿子搁在草木灰上,盖着毛巾,像孵鸡仔。我忍不住,趁着大人不在时,偷偷啃食一个半红的。我想,不正是我,大多数儿童第一次尝到的柿子不是甜的,而是满嘴苦涩。未熟的柿子涩到什么程度呢?嘴巴张不开,口水吐不出,像打了麻醉。哥哥见了我的惨状,赶紧给我普及常识,他说:“你没有看见,连鸟儿都不吃没有红透的柿子吗?”其实,他第一回尝到的柿子想必也不是什么美味。

母亲告诉我柿子熟透的秘密:“柿子拣软的捏。”儿时,我当然不知道这句话的深意,总是迫不及待地去摸柿子。起初,它们硬邦邦的,像石头。再过七天,突然软下来,浑身有了肌肤的质感。再过一阵子,像鸟儿长出羽毛,金黄里透着红润,最外面的表皮透亮,莹莹发光。我知道这时候的柿子可以吃了,先去掉结实的柿蒂,然后轻轻掰开。柿肉像蜜汁一样流淌,我深吸一口,满嘴含香。那时,我想,没有比柿子更美味的果实了。

现在我知道了,催熟柿子的方法有很多,最简单的,是和水果放在一起。可是旧时,连大米都很稀罕,母亲哪里去找苹果或梨子呢?

如今,乡村的庭院里处处可见柿子。木叶尽脱,红彤彤的柿子高挂枝头,像一盏盏可爱的红灯笼。“柿柿如意”寓意着美好,也勾勒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这是一个物质富有的时代,连鸟雀也很少光顾柿子了。

## 话梅糖

甘肃兰州贝阮

最近总想再吃到小时候那种话梅糖,它的包装纸皱皱巴巴的,有种蜡一样的质感。第一次见到这种糖,应该是在一次婚宴。小时候的婚宴似乎比现在更热闹,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们聚在一起,兴高采烈地聊天,话题从一开始与新人相关,逐渐跑得越来越远,大人们甚至通过婚宴都能交到新朋友。

但是小孩子不会被这些吸引,他们的目光往往聚焦于桌上盛着糖果的碟子,或者是气泡不断上浮的两大瓶汽水。如果桌上只有不超过三个小孩,大人们会不约而同笑嘻嘻地抓盘子里的糖分给小孩子,而且每个人得到的糖果尽量花色品种都相同。如果超出三个小孩,那就要比拼谁的家长手速快一些了。

姥姥热衷于社交,她的朋友们孙辈年龄也大抵相同,所以我每次去吃席都不愿和姥姥坐在一起,这意味着我一定拿不到几个抢手的大白兔奶糖了。某一次,等姥姥跟桌上的姐妹们寒暄结束,桌上的糖碟里还见得到大白兔的影子,我还记得当时我的委屈,嘴巴噘得老高。奶奶拿出盘子里仅剩的几颗话梅糖塞给我说:“这是我最喜欢吃的糖,酸酸甜甜的,吃完嘴巴里还香香的,你尝尝看。”我不服气:“每次都拿不到喜欢的大白兔,只拿这个哄我!肯定又骗我!”姥姥笑着说:“你吃嘛,真的很好吃!”

我把话梅糖凑近了仔细看,包装纸主体是黑红黑红的,应该是浸过可食用蜡,软塌塌的,不论

## 中原奇秀石淙河

张家港顾士州

大自然的赐予,使中岳嵩山得天独厚,姿态万千,山下被誉为“登封八大景”之一的“石淙会饮”,也是嵩山风光绮丽的一个去处。

初秋的一天,我从登封出发,向东南行,来到颍河岸边的古阳城(今告成镇),春风拂面,颍水涓涓,丰腴的田野披上绿装,使人感觉春光早已来临。

古阳城东有一条小河,自北向南注入颍河。沿河溯源,水路迂回,两岸莽莽苍苍像绿色的屏风把河流紧紧地抱在怀里。

继续前行,一丛奇异的山峰犹如竹笋破土而生。这里山石峻峭,犬牙交错,如斧劈,如刀削,仰俯立卧,形状不一。耸立的石群中,有一弯清澄的小溪,湍急的溪水流到这里,忽左忽右,不断撞击石壁,淙淙作响。据说这就是忽左忽右,不断撞击石壁,淙淙作响。据说这就是忽左忽右,不断撞击石壁,淙淙作响。

石淙河发源于嵩山倒拜沟九龙潭,上游以流经村庄命名,到这奇石斗秀的地方才称为石淙河。水流先从北折向南,再从东转向西,千回百转。它和两岸峭立的山石相衬,更显得分外俏丽。由于山水相映,奇趣天成,人们称道它是“水营山阵”,当然,这里也许不及桂林山水,但在中原丘陵地带有此去处,不能不算是一奇。昔日武则天曾作《石淙》一诗,以“万仞高岩藏日色,千寻幽涧浴云衣”,来描写石淙的景色。